



碩亭氏手卷

寄藏

未能因成板

原序

士不能為政非學也言不足致行非文也夫學者養志芸
 窗繙閱六經諸史有所感觸勃然興起則以為皋夔伊呂
 之事已將不難致之也或且目擊時事意嘗不舒謂我焉
 知當不如是及朝廷授一官則茫然無所措手足雖登堂
 聽訟猶覺沮愕不安又烏能幹旋大事也於是乃廢然而
 返曰所用非所學也嗚呼豈學之非哉所學未究其根柢
 未窮其理蘊之為非也古人窮經致用守一書而可以盡
 治平之道其所為者其所學也其所言者道其所學迺所
 以為文也未聞有行而無文者亦未聞有其文而不能見
 之於行者好古真醇之士無不皆然秦安楊碩亭先生天

原序

資明敏經術湛深官楚十餘年政績彪炳荆襄間雖古循吏之風蔑以尚矣維時撫藩諸署有疑難輒諮訪焉先生言之亶亶無所隱也而其文亦絕無牘牒習故亦未嘗挾所長以干進取其人品可概見矣先生歿數年哲嗣元魯搜輯其文稿未遺者得若干首應誥受而讀之其議倉儲議鹽法議兵議教一皆本於經術而達於時務酌古準今行則有效斯殆可謂不負所學者與夫賈長沙之論治安蘇子由之議兵戍使其自爲之果安漢而強宋猶未可知也古人已有難之者矣蓋合於古而不宜於今當於理而或戾於事行於暫而難期於遠之三者所以困才人之技而窮智士之謀也此爲政致行之所以難乎是故不明其

道者不可與言通權不諳於常者不可以商處變先生其庶幾得經世之本哉嗟乎不適於用烏足言學不足言學又烏貴乎其爲文焉者

國家養士亦奚取乎吾願讀先生之文者不惟其文惟其人以幸冀及於明經致用由敦篤之學而發爲不朽之文可也

嘉慶癸酉九月中浣後學涼州吳應誥頓首拜題

楊碩亭先生文集序

楊子繼會余門下士也爲文疏宕頗有奇氣詢其傳誦與其命名乃知家學源淵其先會祖乾隆乙未進士街泉名儒碩亭先生也先生積學工文而尤長於古所著書辭傳記序狀誌誄皆浸淫於唐宋八大家參之韓柳歐蘇中不能有異同可與古名臣言行錄竝行於世也觀先生之文卽可以知先生之爲人矣門人方伯陳立凡先生嘗就所見而刻之家中遺稿尙多繼會不忍湮沒編成二卷付剞劂以垂久遠亦可謂善繼善述於命名之義庶不愧乎書成丐余言爲序余謂先生之人因文而益顯而先生之文究不待序而始傳然所不容辭者辛丑冬余來秦邑司鐸

卽耳熟先生之名而嘗以未及見其人爲恨今幸讀其文得識先生於簡編內且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附於後學私淑之末此亦平生之快事也矣

道光甲辰仲春月漢南陳遠猷書於街泉學署

審巖文集目錄

秦安楊于果碩亭氏著

孫敦基樸山

收藏

曾孫繼曾復齋編輯

卷一

書十八篇

上襄陽王觀察書

上全制府書

上松中丞書

上藩憲書

上制府汪稼門先生書

容齋文集
再上汪稼門先生書

答胡學山觀察書

答陳蕤溪先生書

與陳立凡書

與立凡書

與立凡書

與立凡書

答桐岡先生書

答張太尊書

答候補道鄭公書

謝陳秋士書

與陳郡丞書

題辭五篇

彭方山長陽竹枝詞題辭

向士鴻募金修路題辭

白水雜吟題辭

讀南漳胡節婦詩題辭

竹洲詩鈔題辭

素林榜辭二篇

題漢壽亭侯廟榜辭

王媪助錢守城榜辭

卷二
傳二篇

南漳胡節婦傳

張柏亭先生傳

卷二

記八篇

修沙市石駁岸碑記

健銳營右翼長巴圖魯富公援漳碑記

陝西鎮總兵三德公追勦逆回秦民紀績碑

荊州育嬰堂記

張徵君柏亭先生教澤碑記

天然塔記

遊玉泉觀記

党節婦墓碑記

序六篇

致和堂序

誥封奉直大夫馮太翁會五先生八袞榮壽序

余魯齋七十壽序

誥封朝議大夫王太老先生暨德配秦太恭人七十有

五壽序

張母蔡孺人六十壽序

行狀一

先考東峯府君行狀

墓誌三篇

巨亭先生墓誌銘

秦州胡格甫先生墓誌銘

蕭太君王太宜人墓誌

誄詞四篇

張徵君柏亭先生誄詞

李泰菴先生誄詞

張母龐太君誄詞

袁臬臺查夫人誄詞

祭文二篇

代家君祭張徵君柏亭先生文

擬祭書中堂文

補遺

紀臬憲陳研齋先生感夢重鑄銅像事

陳研齋先生悼亾詩序代

張東陵先生誄詞

說筮

諭民

孤鴻賦

審巖文集卷一

秦安楊子果碩亭氏著

孫敦基樸山

收藏

曾孫繼曾復齋編輯

書 題辭 榜辭 傳

上襄陽王觀察書

本月初八日奉憲臺手札言制憲商推吏治謂如保甲社倉皆極好政事今則其弊不可勝言飭令某將地方見行事件應如何興利剔弊之處條晰具稟仰見大憲勤求民瘼廣集眾思之至意某質本樸昧罔有知識服官且十有六年矣日惟隕越是懼從不敢率臆敷陳致鄰躁矣茲奉

審嚴文集 卷一
鈞示曷敢隱默某竊以爲從古無不做之法此亦時勢使然非盡州縣奉行不力之故論語言政屢矣初未嘗言法孔子酌四代之制求其可以永行而無弊者惟虞韶夏時殷輅周冕而已其他概不之及誠以法者與時變通其因革損益皆相時而爲之制如緇衣然倣則改爲如琴瑟然不調則更張非一端所能竟也試以保甲之法言之周之鄙師鄫長漢之三老嗇夫宋之什長里魁卽今之鄉耆保甲也古之職此者重其品望復其繇戍與縣令丞尉分治民事是以綱舉目張而教化易行也故漢文之詔俾三老率其意以導民蓋所以優禮之者至矣今則爲苦差賤役人思脫免追呼奔走且胥役之不若又烏能率意導民哉

保甲之法旣輕則一切教養之事悉以責之州縣編審之法久已廢格不行山澤齊民非訴訟不見官長上下之情隔闕不通此奸宄所以易生而民之多辟也某愚昧竊以爲法者治之具法不能以自行必待人而後行州縣爲奉法之吏法欲其易避而難犯今則科條繁多惟簿書期會之爲急少有齟齬卽干吏議雖有能治之才願治之心不能自行其意亦莫不苟且其心思爲自全之計然則所謂教養者徒虛語耳試以一二事言之常平之法始於李悝其說曰粟賤傷農粟貴傷民審歲之豐歉而發斂之使民適足價平則止法無有善於此者北省固糧皆計鼠耗常平倉穀獨無者原以每歲出陳易新價值增減足以敷補

也今則以州縣虧缺之故而嚴爲之禁出糶倉穀必先申報上官不報可而出糶卽以專擅論夫無論歲之美惡大約二三月間穀價較昂初春申報逮報可而二麥已稔價固平減矣此其不便者一出糶之時又必委員監視資脯餽牽猶屬小費夫倉穀一出入必有損耗所報價值或有浮冒此亦勢使之然委員知其如此或竟挾持短長妄意婪索此其不便者二所得穀價解貯司庫至秋稔時又復請領出入之間亦自多故此其不便者三州縣苦其煩難不敢輕言出糶以致倉穀鼠耗霉變日有損耗而不顧也社倉所病大率類此夫商賈居積不盡厲民州縣發歛倉穀以平市價縱使少有贏餘要之於民有益於事無害

此劉晏所謂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乃多方拘禁使貪者冒於法之外黠者巧於法之中而廉貞者重足柴立聽其耗折而後設法彌補非累民卽累身此亦法之可議者也權鹽之法昉於管子顧其事煩瑣可以行之一國不能通之天下漢以下不可考唐之鹽法但於鹽場置官收買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至北宋之季歲課不敷乃至抑配編戶擾民殊甚今行鹽雖有綱地而無抑配之累法至善也至於查禁私鹽例稍密矣律曰私鹽事發止理現獲人鹽註獲鹽不獲人者勿追獲人不獲鹽者勿坐蓋慮其展轉攀指株累無辜也宋之法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獨茶法根究來歷乃致妄引平

審嚴文集 卷一
民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經歲不能決龜山先生固已極言其弊矣今例載私鹽至三百斤以上須究明買自何處承審官含混完結題參議處州縣獲私鹽恐干功令非以多報少卽寢置不問是立法以禁私販而私販滋甚其理然也其他類此者不可勝數於實政非有裨益徒繁文耳夫漢之三老皆能率意以導民今州縣反不能自行其意此吏治所以日就訾窳而不振也某愚昧竊以爲法者因時損益方今之務其一切無謂之例悉爲蠲除令州縣寬然有餘專以教養斯民爲急務法簡則事省事省則官易辦官易辦則吏胥可減吏胥減則擾民者少夫齊民力田服賈其所以自謀口食者不必官

爲經理官不擾民而民自足矣編審卽不可復州縣以時問其疾苦懲其奸慝其習俗旣久驟難轉易者勤加誠訓靡以歲月而令其自化耳目所不周然後輔之以保甲之法仍宜優禮獎勸以觀其效不必限以歲月夫役滿則退謂其苦樂不均也今且優禮之獎勸之去其所苦責以分治但令其人足恃又何年限之拘哉其分管界內二三年中如果地方寔謐盜賊衰息應如何賞錫之處定爲成規以示鼓勵如此而民不丕變俗不淳美者蓋未之有也某更有請者今南漳等州縣自嘉慶元年以後又有所謂旗頭寨首者此等均係鄉曲豪戶且間有姦猾充當事平之後似宜革其名色責以職司其於防守堵禦著有微勞者

量爲

題請議敘餘仍聽官約束不得妄有舉動以杜將來武斷
糾衆之弊狂瞽譎言亦知其扞格難行某管蠡之見窺測
如此語涉汗漫未便徑陳大府憲臺清晏之餘畧賜觀覽
如有可採懇卽轉達制憲以備愚者一得之慮臨稟遲迴
不勝悚惶之至

上全制府書

舊作箋

前月二十一日於旅進時祇聆明訓謂州縣官未易作仰
見大人體察吏治甄陶羣倫之至意某卽欲有言因旅見
者衆自以閒曹不敢越次妄陳致鄰躁妄歸舟無事再三
尋繹竊以爲州縣之職貪酷而外不惟庸懦者不勝任卽
廉靜者亦難集事是以周官弊吏特以廉著其概不以廉
竟其用也蓋嘗讀論語而知之孟公綽僅見左氏傳中他
更無所表著然聖人旣許其不欲矣而不予其爲大夫誠
以治繁理劇端賴幹濟之材苟果不如由達不如賜藝不
如求第不欲而已將何以奏效故曰不可爲然亦非有甚
害也至若子羔其行義具載家語集註謂其質美而未學

竊以爲不然子羔蓋專於誦讀而質實甚愚徒廉者不可
以爲大夫愚者宜堪爲費宰乎故曰賊夫人之子今之職
官與古殊制然州縣所簿領大要與費之宰滕薛之大夫
無甚異也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多事非也器不用則
蠹政不修則壞不事事亦非也廉從吏胥皆以利來信其
言任以事非也刻核太甚應以不肖之心不信其言不任
以事亦非也輕重緩急之間以意會之而有數存焉此令
甲所不具載賓友所不能謀者故曰難也然則爲官擇人
聖人自有權衡憲臺心契此義所爲識拔才儁澄敘官方
者固已舉見於詞迺知趙中令欲以論語致太平非謾語
也某自揀發楚北歷任縣事幾二十年自念識暗材拙恆

虞顛墜賴各憲鑒其愚誠擢補荆郡通判雖藉釋重負而
疇昔闕漏正復不少適承鈞誨不覺心悸是以欲默而不
能所懼管蠡之見終無以窺測高深爾至所論敬事而信
一節凡在官寮均宜恪守某敢不凜遵以仰副提撕之意
再某舟行經過地方糧價平減民情豫悅到荆後名詢故
老僉稱今歲稻麥較往歲所收多至五六倍不等現在黍
稌蔽野一切雜糧莫不菁蔥蔚茂百穀豐稔實爲十餘年
來所無知厪憲懷合併稟聞伏祈鑒察

上松中丞書

日昨旌節臨漳藉瞻渠範仰荷憲德高厚不棄庸愚垂詢一切俾得從容盡言恩逾常格感殊難名十六日在長坪途次論及前明項蓋臣事蹟某未能悉其顛末不敢置對旋署後始於明史中檢出本傳流覽再三其讜言懋績自是一代偉人顧有宜於今者亦有不宣於今者其論三邊大將病其任輕以爲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功此則今日所宜亟圖也其奏調永順保靖土兵合兵二十五萬分八道以逼賊遂擒李原等於竹山餘匪悉平竊以愚意度之當時流民屯結仍屬自守之賊逼之使出則成擒矣今則勢有不同自須少爲變通且永保土兵號爲虓雄

必須啗以重利始能得其死力今則斗粟銖金皆入會計
不滿其欲恐生反側此又勢所難行也要而言之今昔不
同形勢各異大人以忠盡之心抱不世之畧料敵制勝已
著成效若使事權畫一揮斥如意則掃蕩妖氛肅清疆宇
直易事耳然則子產相鄭平仲佐齊均可取法項襄毅之
事業何難再見於今日哉某更有冀者淮西之平必待晉
公此事首犯劉之協係憲臺擒獲威聲震讐其餘黨自然
聞風驚懼或者諸將戰功有待歲事未可知也某禱昧庸
材毫無知識直以恩遇隆厚頓忘謏陋妄有所云臨稟不
勝悚切之至

上藩憲書

本月初八日奉鈞諭頒發陳文恭公官箴十則仰見大人
整飭官方訓誡吏屬不事撻切推誠感孚之至意捧讀再
四欽佩殊深某邊徼下士樗櫟散材服官十有餘年不自
振拔迺至譽尤叢集比年以來痛加湔浣亦思少有樹立
藉以報稱而才識疎庸罔知所措徒切悚惕某性本褊急
公堂聽訟其頑梗者固當懲警亦有編氓愚魯薄責過急
語言舛謬者本無他故輒加扑責事後迴思未嘗不悔讀
官箴十則不禁爽然自失以之書紳何異佩韋其餘九則
某撫躬循省有已能者有未_能者已能者不敢自矜未能者
尚思企及果能力行無歉循良稱最直可爲進德之方夫

律能變谷石知悟法矧大人誠信素著化導懇勤凡在僚屬自莫不淬勵精神以期共挽積疲茲餘氛漸次掃除地方現在宜謐某有隨事體驗不敢稍有玩愒以致上辜憲恩也臨稟神馳倍切悚惶

上制府汪稼門先生書

舊作啟

某樗昧庸材諸荷庇蔭迺復錄及菅蒯猥以文辭見許每承溫諭實切慙慙某秉賦愚魯寡見尠聞少年時學爲詩文雕蟲篆刻有愧大雅自以不能成家倖獲科名旋卽廢棄嗣後涉獵諸史其間頗有舛訛意欲訂其謬誤闡其旨趣勒成一書而識力短淺恐難卒業僅題爲史漢箋論纂至景十三王傳奉文截取需次都中得見

武英殿本史記後附詞臣校正某管見所及先已駁正者十居三四儻他人寓目不以爲所見畧同必以爲襲取舊說若盡數删除不獨疎漏過多且安知此外更無雷同此陳琳所謂邊鄙無人謬爲雄長小巫見大巫則神氣盡矣

以故棄置笥中不復措意雨霉蟬蝨久已無存筮仕之後
日不暇給二十年來不親文翰舊讀經書遺忘畧盡今年
旅寓省垣客館岑寂閒以一瓶借讀正如良朋久別偶爾
相值僅能辨其須麋其姓氏里居不復能記憶也蓋遷業
徒勞沈攸之所爲致歎也昨奉憲符飭令回任雖閒曹冗
員具有官守挾策博戲穀與臧所事不同至於亾羊其咎
則一某亦不敢以結習未忘致曠公事催科緝捕均係某
專責而緝捕爲要川江上自宜都下至巴陵水勢浩淼浦
澗錯雜孤舟繫泊每被劫掠蒙憲臺遴員偵緝獲盜多名
今已漸次肅清惟某分轄沙市草市商賈叢集巷陌紛岐
或有姦民匪徒藏匿其間乘閒滋事某現在慎選胥役嚴

飭保甲日夜徼循務期桴鼓不鳴閭閻安枕以上副優容
之意至於仰屋著書此不朽之盛事某學殖荒落恐終無
成年華逾邁愧悚益增臨稟曷勝瞻依屏營之至

再上稼門先生書

舊作啟

三月上旬欣聞憲節行部來荆正擬於涂次晉謁嗣鷁舟
由監利徑臨潛江私懷未遂茲際農桑劇月正刈麥觀稼
之時某管見所及竊爲憲臺慶者有二初不敢以蒲觴桃
印上瀆尊嚴楚省南瀕岷江北帶沔水號爲澤國民閒田
畝資隄防以爲固五六月間水勢暴長一經潰決則良田
億萬悉就湮沒被菑之民旣畚揭不具無力修築年復一
年益形凋敝憲臺厪念民瘼籌款鳩工數月之間三郡堤
塍屹立完固遂使萑蒲之地漸成沃壤雖前史所載考功
右史之堰何多讓焉此其可慶者一以工代賑周禮荒政
所未及左氏舉其概而管晏書中則詳言之管子曰若歲

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非麗其樂以平國策也晏子春秋載齊饑而景公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功而不趨臺成而民振晏子特欲發粟於民而已不可得則依物而寓於政去歲楚地歉收貧民艱食各處堤工則日役十數萬人此十數萬人者卽管子所稱前後無狗彘者也日獲賃錢以資口實今二麥已登可無虞流亾夫計庸受直以之振貧濟乏其用意一也臺榭成而力耗無用田園固而賴及方來比德較功竊以爲管晏不足道也此其可慶者二某賦性迂拙踴躍名場二十餘年今年力就衰已無他望曷敢妄爲諛詞以貽譏當世而大憲之仁心愷澤理宜敘述所

愧文詞弁陋無能行遠耳天中令節鄴侯獻身某竊仿此義亦惟有黽勉勤職昭宣憲德以仰副眎睠於萬一伏祈
鑒察

答胡學山觀察書

舊作箋

前月廿六日得奉手教辱承不棄顛蒙並示近著詩文如
千首某忝竊科名實於此事茫無所解兼以生長西陲見
聞無多平生讀書未半袁豹陳孔璋謂邊鄙無人謬為雄
長所為有大小巫之喻也閣下詩筆駿偉本非樗昧之材
所能窺其窾奧迺誦再四畧有省悟遂至不能默息譬
之洞庭張樂名手對棋凡厠其閒者雖俚若巴渝拙僅罽
目亦必聞聲而竊抃企竦而思效恆情類爾非見獵心喜
之謂也讀書不讀律前後二論持議平允以之廢墨起痼
兩有裨補中間援樂律作解義尤奇確某讀司馬氏八書
竊疑其不詳兵刑而律書一篇又不附載樂書之中其文

率論兵事又云教管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蓋樂律與兵律刑律無二致也所謂文章天成惟妙手得之耳紀異一篇伸縮複映敘次絕佳武昌觀政記意殆規樞昌黎而製式渾成不加繩削則浸淫於漢矣韻語十四首味醇而詞茂旨歸諷勸非徒以藻績爲工總之詩文本非異事績學有得則所見獨確所見確則措諸政事也善其發爲詞章也無一不善此閣下之作非占畢小儒所能企及也某有評點史記一書率與前人不合蓋自據所見初不計其得當與否也茲復妄言如前子雲老不曉事恐不免爲吾家德祖所嗤耳山城事簡頗有餘閒偶檢敝篋亦思續理舊業而意興蕭索輒復棄置蓋

榻管弄翰自料非復此中人矣此間有彭秋潭同年作令廬陵刻有長陽竹枝詞五十首註中摭拾瑣事聊可娛目特用附呈清燕垂覽亦足爲撫掌之資此卽寒山一片石也臨穎神馳諸惟原鑒

答陳蒨浹先生書

辛丑早秋違別逮今歲星一周矣塞外風霜未審眠食何似每切寤思乃復垂念鰥生屢示華翰刻感私衷匪言能喻立凡成進士翔步詞林大慰人意丹山鸞鳳固知各自有種名父之子寔患不達當時某在清署正如遊腳僧不過爲托鉢之計豈真有衣鉢傳授邪辱承獎譽益增汗顏某到楚北已歷五載窮蹙之狀無異作秀才時所不同者負債過多耳小來讀書里塾日閒無事好觀蟻子顛蹙之態以唾涎塗其背腳灑以細塵復圍以淺土令不得出蟻負重曳泥盤跚擁踵載行載躓閱時既久灰塵脫落視其狀方欲大馳驟又塗之灑之如前法恆以此爲笑樂報應

之說通儒所不譚然某之宦況正與此相類某舊著史漢
箋論僅至景十三王列傳尙未脫藁自到都中便拋置笥
中不復續纂去臘豚子燾來恨山檢出令其鈔錄暇時省
覽其中頗有闡發前人所未及者惜不成書止可覆醬瓿
耳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思之真可笑人丙午夏月讀
先生塞上諸作雄健蒼古宗子瞻而祖少陵實爲高出羣
輩以之垂不朽此亦足以償數年之困蹇某復何有焉來
札云頃荷

天恩授主政銜大約今歲早晚便可還都聞之不勝抃慶
山僻小邑驛使稀疎茲特專力走京師報立凡書泐此肅
復又未知何時始邀尊覽臨穎神馳不盡欲言

與陳立凡書

二月上旬接立凡手示啟緘申紙哦誦再三詣旨懇誠不
勝感激足下天姿英雋今作大羅仙此蔡澤所謂富貴吾
自有分應爾耳如以爲辦香在南豐僕則何敢僕本駑駘
不識孤竹之道也翰苑清品薪俸無多輿服乏費僕宜或
忌僕之近況真有不堪述者恨山僻壤小封畧無霑潤兼
以一切領欸均經藩憲扣抵公項鞭扑窮胼股膏以自肥
僕又不能以此局蹙日甚甑缶生塵詎敢云廉實出無奈
耳自顧樸味原非治劇之材直以妄念未除遂墮魔障此
錯豈六州四十三縣鐵所能鑄耶因憶少年時讀酈道元
水經注云夷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心愛其語乞阿買

作書粘書屋壁間晨夕玩賞實不知夷水在何處今來長
陽官舍與夷水相對枕畔座次嘗聞湍激之聲回思曩事
若有夙緣想窮通自有定藉此遣煩懷愁緒時復度外置
之心牧作古人痛何可言夙逋未清此僕之咎迺孫伯母
竟謂伯仁由我而亾令人冤煩立凡暇時爲我緩頰剖其
顛末毋爲鞅鞅也柳振緒胡相如悉在都門不及徧啟晤
時須致意上尊大人書於府報中便呈率泐布候近祉兼
賀鴻禧不宣

與立凡書

僕少年喜作詩率多愁苦放逸之詞殊非雅音作吏後絕
筆不爲頃間學爲古文頗爲時輩所推許然懶不自惜散
軼無存亦以不敢自信不堪傳後之故此間有陳宋賦者
字秋士常州武進人世代簪纓現爲襄陽縣令善談名理
毫無塵顏俗狀與僕最相得頃於城南萬山中獲石刻峴
山銘文曰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京湖制置使
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
城越三年正月元旦銘於峴山其銘曰壯哉峴脊南北繫
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凡七十九字
字徑八寸許書法大類顏魯公按李曾伯史稱其初與賈

似道俱爲閩帥邊境之事知無不爲似道疾之不竟其用
又稱理宗復襄樊高達之功居多後襄陽被圍呂文煥告
急時議惟高達可援特以忤似道之故棄而不用逮文煥
以城降而高達後亦降元嗚乎自古權臣在內未有大將
能立功於外者汴書生何人竟能作此語謬醜特其一耳
可知守國在人不在險峴山雖雄壯詎能與葛嶺爭雄又
烏足屏吾國哉此銘久爲名人所欣賞而屢購未獲立凡
明春北上道出襄陽向秋士索得兩三紙弄置篋中暇日
於後作跋敘其購得月日付之剞劂知古物定有鬼神呵
護且其出見有時秋士亦思藉大筆以垂名奕禩云

與立凡書

去臆騶從過荆藉睹光儀深慰渴思別後三日再接手書
并近作數篇卽欲報以尺素以使車在道不欲於途次紛
紜澀壽故爾遲遲按日計程想已早抵貴筑矣新政覃敷
行春宣化曷勝抃慰寄來詩文均以理勝自然醞醞有味
座右銘義精辭醇尤爲炳粹昔范魯公從仕未嘗釋卷以
爲無學術何以當大任張忠定訊寇萊公讀霍光傳蓋病
其不學無術也立凡志念所向識力所及固已度越流輩
矣此固不足爲立凡慮然僕所望於立凡者不僅在此
國家養育人材甄陶品彙百數十年來名臣輩出僕生長
邊陲罕所見聞不能一二指數然近世如陳文恭公其善

政遺訓流傳人間者雖庸夫俗子均能道其本末取考亭所錄名臣言行與之比量何多讓焉此必有所以永垂不朽者不徒知之而已書曰匪知之艱行之維艱立凡誠能以筆之書者以之處已以之立政以之惠民奏當代之偉績俾後之論者謂

國朝名臣有媯之後文恭而外復有某人此固立凡所自致微冥亦與有榮焉僕踳踳宦場二十餘年毫無建樹今老矣已作歸田之計嗣後雲泥懸隔未識相晤何日思之不勝惘然座右銘僕已幅置諸座右矣自媯謫陋無以為贈因憶白太傳送崔考功詩詳其旨趣真學道人語立凡清暇省覽庶幾古人贈言之義臨楮飛越不盡欲言

附立凡座右銘

以虛養心以靜養神以嗇養精以默養氣以敬養身以儉養德以無愧無怍養胆以有忍有容養量以寬厚和平養福以從容自得主一有常養壽

與立凡書

六月初四日得立凡四月二十七日書詞意殷拳諸荷存
注又以僕官况蕭條懇作歸田之計此他人所難言者非
至情篤好何以及此自念年力就衰鐘鳴漏盡早應退休
所以遲疑不決者亦自有故僕自乾隆乙巳歲謁選入都
逮今二十有五年矣昔年嬰孩今成少壯老屋數椽盡屬
子舍山妻獨處一室不堪容膝兼之疇昔素交凋喪略盡
今遠客遽歸不獨昕夕寡懽亦且無屋可居每思於近郊
數里外聊結蝸廬以爲畢老之所而此志未遂歲月如馳
所爲戀棧守株悠忽以至於今而不能遠引也沙市舊有
陋規並應領廉俸每歲約得八百金日用飲食效東坡畫

父取錢之法月以五十金爲率每日仍用三十六銖月可
剩五金若小盡所剩當不止此以備補苴衣履之用正復
寬然有餘今歲無閏月歲終約可積二百金意欲遣人寄
附兒輩使爲我先營菟裘以待懸車若使此願能遂則吾
事畢矣竊恐索捕者猝至夜半負之而趨則早夜經營仍
成畫餅不免爲鬼揶揄也閒曹冷署職事易舉除催科緝
捕外率多暇日衙中屋宇無多較舍下頗爲清敞東偏有
老樹盤曲下列石牀終日婆娑其閒讀書彈碁隨意所適
亦不自知爲宦海中人譬之敗荷衰柳已爲風雨所摧殘
聽其自落而已人菟我枯畧不置意此僕近年學力所得
讀陶菴先生吾師錄頗有契合處未識立凡以爲何如沙

市在郡東十五里殊少鴻便雅不欲以私書輕附驛遞音
問恆覺稀殊黔省地近南垂重峰疊嶂氣候寒暄不同興
居眠食惟祈珍攝自愛率泐布私並候近祺不宣

與立凡書

僕才疎性慵浮沈宦海二十餘年茲解組歸田聊具三徑之資優游林下尙可得三四年未始非幸立凡聞之當亦爲我欣慰也來書云近流覽釋老之書頗有所得竊謂老子莊列等書習舉業者率不廢唵哦不過賞其文筆駘蕩而已其真能領悟者百無一二至於內典與莊列同趣而語尤元妙宋以後僧家語錄盛行程張大儒莫不究其旨趣要在善讀而已彼言一切空若因之屏棄一切清談兀坐甚且放浪形骸呵佛罵祖不獨吾儒所不許彼教中亦無此法也若能因戒得定因定生慧澄心靜慮隨所處之境措諸行事不雜以功利之私不叅以榮辱之見則盛德

大業悉由此出彼釋老之書何嘗於人無益而謂必不可
讀哉蓋彼教如峻藥而世教如菽粟峻藥可以已疾而不
可以療飢若飲食過多或遂積而成疾必需峻藥以滌蕩
之庶幾有益然則釋老之書在今尤不可不讀也昌黎原
道一篇文中所引闢者率老莊語蓋當時未嘗讀佛書也
後至潮州與釋大顛相往還所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之
語昌黎未嘗不傾心亦豈得爲昌黎病哉要之心有定見
則開卷有益何書不可讀况釋老之書精言妙義寔與儒
書相表裏至其指葉爲錢特爲嬰兒止啼耳初非漫語此
在讀者善爲採擇而已僕近得五燈會元一書暇日泛覽
間有領悟處然不解者居多立凡聰慧過人自能受持僕

特以管見所及與爲商榷耳盛夏溽暑南省尤盛居處眠
食惟希珍攝自愛

與桐岡先生書

承示夢餘翼註文稿凡五十四篇日讀十數篇至卷終製局運思各極其妙竟無一篇相類者此化工之筆因物賦形豈雕蟲小技所可比擬僕學植荒落於此事本無所得年少佔畢九經而外獨喜讀太史公書謂其人不惟胸中無文字之見亦且不欲以文字自顯其所撰述皆彌積於中而不可遏不得已而發爲詞章故能汎掃一切卓絕千古竊以爲翼註文稿亦復如是讀書得閒析理入微有不容已於言者然後命筆疾書意在發明經旨不規規於格調中爭工拙自然文成法立伸縮變化無不曲盡其致此莊周所謂解衣槃礴知真畫史也豈若邨童舞鮑老止以

一副面目相溷哉僕讀四子書所見講義不過蒙引匯叅諸書間有不慊於心者思欲詮正而一隨塵網荏苒二十年訖無所就今見大巫不惟神氣都盡君苗筆硯且將焚棄矣特拈數題希高明於暇時畧爲疏解以破積疑幸甚幸甚

答張太尊書

本月初六日奉到手示詞旨殷拳反覆展玩感媿交增伏念其本樁昧庸材兼以疎嫻成性於人間事一無所善直以妄念未除欲試作吏迺至展轉沈溺不能復自振拔何嗟及矣譬之陸處者素不習水見人善泅輒復忻然心喜亦思於小潢淺瀨間自試其技一經失足則漂沒無所底止洪濤萬頃正不知何處回頭是岸也長邑僻處荒陬事簡民淳敢云韜晦藉以藏拙而已山中無書可讀笥中有舊藏文選一部每於暇時檢曩所熟誦者翻閱一過其間難字與義茫然不解一如未曾經目者蓋宦遊六載不獨求一逃債臺而不可得並平昔所自有者亦亾之矣殊可

笑也憲臺文筆高雅久為士類所推重前承示擬蘇諸作
清言妙趣即雜之東坡集中無復低昂丙申夏月某攝篆
江川投謁舟次復睹新作惜安石碎金尙未脫稿不便抄
錄至今思之猶勞憶念三四年來自然著作益富倘有副
本祈附寄二三冊來執掌俗吏已非此道中人不過朝夕
吟哦藉以破寂遣悶耳去歲有報陳蕁溪先生書記錄附
呈清暇賜覽龍鍾頽唐之態從可知矣臨穎神馳不盡欲
言

答候補道鄭公書

某前在襄城拜別以後倏屆新秋茲於本月十八日接奉
鈞函備荷垂注並賜軍中紀事詩五章莊誦再三殊深佩
服憲臺天資勝人偶有感觸發為詩詠輒饒理趣某羈楚
已久朋僚燕集每於壁間筵上時睹佳製未嘗不賞其俊
逸所謂瓏璫其聲者其質玉也乙卯仲春從事行間五年
來足跡幾半天下覽川山之險隘聽鉦鼓之鏗鉤耳目所
歷迥非恆境彈毫屬筆自然文藻壯美蔚成華篇蓋俊上
之才清剛之氣兼景純越石而有之也某生長邊徼於此
本無所解兼以案牘鞅掌筆硯久焚緣大人不棄顛蒙每
蒙獎飾是以頓忘固陋率爾有云其得當與否不敢自為

是也再軍中雜詠百首某處已有抄本聞近付剞劂尙祈
郵寄數冊他日攜歸鄉里宜非宦橐謹肅蕪稟藉申鄙忱

謝陳秋士書

舊作箋

昨承惠朱履甚佳已棄置笥中矣此閒不可著葢以甫經
告病不便遽作蕭散之狀前得小兒書言近於郊外卜築
倚山臨水頗饒幽致某歸期大約在秋分前後時則野菊
含露晚菘負霜弟著此履曳藤杖散步林樾之間翹首南
望眷念素交當亦淒然增感乃知淵明歸去徘徊停雲惟
懷舊之情殊難脫屣耳想秋士於爾時亦必不以遺跡棄
老人也思之不覺惘然專此佈謝并候不宣

與陳郡丞書

日來溽暑特甚不欲觸熱投刺爲季明所呵兼之輿夫索
值過昂雇賃維艱未獲祇候左右深以爲歉然欲言之日
固已久矣今年自小滿後雨澤愆期洎今幾百日矣大憲
憂厘民瘼步行請禱其至誠足以感神然而蘊隆日甚甘
霖未沛或者遂以爲天心欲爾此大非也夫天心仁愛胡
爲降戾若此竊以爲此陰陽之故乃天運非天心也穀梁
傳曰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
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
請焉由此推之陰陽之在兩間猶人身之有榮衛也偶有
壅闕卽鬱爲疾疹數月以來有雷有電而無雨天非不欲

雨也或者陰陽之氣有所闕塞而宣洩之術有未盡歟劉中壘傳五行本諸洪範恆雨恆暘率原其致此之由而專屬諸人事於陰陽則概置不論故其詞拘而鮮通春秋書大雩三傳各有其說而請道莫詳於春秋繁露仲舒學究天人於感召宣洩之故知之最深其術雖纖悉近迂然其要不過扶陰抑陽而已師其意不必用其術也夫陰陽彌淪布濩糾紛變化非神而明之未易測其端倪至若形爲旱潦則其大端之較然者也詭譎迂怪之說儒者所不道其近正者先儒未嘗不究明其義後之學者鮮通其說輒以異學屏之故一切付之天命而人事幾於息矣陰陽家言其顯而有徵者莫如九星其法則演自洛書其術則見

於隋經籍志其圖則載於今時憲書中非詭譎迂怪之說也一白水也二黑五黃八白土也土旺則水微此定理也因以意推爲禱雨之方法於庵院內擇地之空廓者規以爲壇東西南北毋或少夕九星推移六物不同先審諦月內九星所在更令夙解奇門者推衍氣候九星之位順時運轉務於月內方位參合然後於一白上用大甕盛水中插柳枝不時動蕩按水柳一再用木杙徑三寸長三尺者名雨師按二五八位椽令入土九星運轉十時而復至時再椽要令入土益深得雨則止此亦扶陰抑陽之一端也某作吏楚北二十餘年每遇小旱率行此法未嘗不驗以至久雨祈晴反而用之均亦有應或者謂陰陽充塞兩間豈尋丈

之壇尺寸之木所能宣洩不知雨澤所降遠則千里近則三四百里氣之變化伸縮各不相蒙非必如公羊所說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遍天下也譬之醫者療疾得其術針孔如芥而通體霍然所患者穴竅未真耳某懷此久矣所以遲疑而不言者法無師承語涉誕謾一也行而無驗貽人姍笑二也倖而獲中訛言益興三也今則爲早已久傳所謂時窮而人力盡非遠嫌之時也行而無驗於事無損倖而獲中所益滋多雖請道去禳誕謾之譏所不敢恤也乃撰次以聞與庵兄於清暇時畧加省覽如說可采另錄一紙托言得之道路飭縣試行斷不云某言爾耳如不可行卽爲焚毀不惟不可宣傳外人並不可覆醬甌也率筆

述意語無倫理統希原鑒

燾按

先生推排九星方位與奇門舊法不同如冬

至乙丑日寅時交節卽以本日本時用陽遁一局由正

北坎位起數不拘甲巳日申子時趨神接氣之例五日

之後更用中局仍以庚午日寅時用陽遁七局由兌位

起數一白在西二黑東北三碧在南四綠在北其餘並

依次排列此與陰陽家合非奇門本法五日之後更用下局以乙亥

日寅時用陽遁四局如前法布置俟冬至氣畢不拘何

日何時交小寒節卽以交節日時爲小寒上局用陽遁

二局由西南坤位起數其小寒以前冬至下元五日既

畢之後若有盈餘卽轉用冬至上局夏至以後由離逆

行亦復如是

彭方山長陽竹枝詞題辭

余年少學占畢購得酈善長水經註讀之心嗜其夷水條
內魚若乘空之句用赫蹠乞阿買作書粘書屋壁間晨夕
欣賞以當臥遊激素飛清實不知何處有此佳境今來長
陽作令長官舍與夷水相對座閒枕畔時聞湍瀨激盪之
聲迴念疇昔若有夙契邑小事簡每多餘閒山城無書可
讀衙齋所藏惟李峩峩先生所纂長陽縣志存焉每一緝
閱病其繁雜思欲刪削訂正別成一書以昭示來茲匪靳
不朽雪鴻爪痕庶藉以畢前緣耳迺至窮年仰屋迄無所
就匪徒學愧半豹亦且任無一夔致足慨也同年方山彭
君爲佷山名宿頻歲羈宦江右今年歲在壬子以先人窀

宓之事給假旋里清燕枉存出其所製竹枝詞以示陳風
土寓懲勸質而不俚華而不靡蓋有得於風人之旨也詩
自三百篇後雖體裁屢易而風雅自存漢之天馬郊祀雅
頌也其饒歌十八以及清調平調琴調諸曲皆風也魏晉
而降子夜烏啼備載樂府詩盛於唐而民間風謠缺焉不
錄此則景文之過也何者詩道性情其足感人者惟其真
耳不真則唐棣之章可逸真則里歌巷詠曷嘗非關雎騶
虞之音哉前哲謂刪後無詩者非篤論也竹枝詞仿於劉
氏夢得後賢頗效其體顧偶一涉筆寥寥不過數章方山
之作多至四十九首其大旨所存方山固自言之矣予試
以志書之體例求之其間山川田賦名宦鄉耆風俗災祲
微而至於方技物產莫不燦然畢具彞水一曲發潛闡幽
實足以補袁盛諸公所不逮此長陽竹枝詞即可作長陽
志乘觀也梓而行之不獨君苗之筆硯可焚三都賦就陸
平原可以不作他日剗厠工竣惠我數冊藏諸笥中歸田
展玩以志昔遊則此行信不虛也

向士鴻募金修路題辭

陳刻作序

長陽爲佷山舊治羣峯盤錯竹箐深密土人每於山腹鑿小徑闊不盈尺以通樵蘇行旅其絕偏仄者倚壁側行趾二分垂在外都盧且望而愕貽康莊則全境未有也邑西北五十里曰青岩南通施州征夫較夥途路故險峻兼以溪流漲發日益侵齧失今不治後且不可復行夫龍見而畢務雨畢而平治道途此亦爲政之一端有司之專任也古者公旬不過三日洎後世變稅庸調發夫至百餘人皆有會計守土者畏其煩難率以塵甑謝其責茲土民向生士鴻等請醵金修治丐余言以示同志曩讀褒城石門頌其作積者屬吾家遠祖淮士民有志僕宜數典而忘諸所

愧未能信民耳生等善爲之其不願資助者毋強也

白水雜咏題辭

將軍道靜永公以

天潢近派駐節荊州戎政具舉而外愛民禮士荆人翕然
稱賢某適通判荆郡公不以俗吏鄙夷每上謁必名至榻
前命之坐揮麈暢譚上下古今折衷得失以至道書釋典
亦必窮其要眇定其指歸大要以大學所言誠意爲宗而
處已訓人莫不本於此然未嘗論及詩也旣而以目眚告
歸行有日矣乃出其曩時所作白水雜咏以示皆長句也
稱心而談不假雕飾而真實之意具見於墨楮間亦如其
爲人易曰君子修辭立其誠詩者志之所之也此直道其
所自得以之檢身以之垂訓而已豈屑以雕蟲篆刻壯夫

所不爲者與寒素角名於詞場哉因憶乾隆乙未歲某偕計北上有西來佐領德明者同寓京邸每謂予言我旂人之在東也知誠而不知有僞知讓而不知有爭夫不僞不爭固已難矣不僞而不知有僞不爭而不知有爭此豈易言哉我國家發祥之地軍健齊民其風氣之醇乃至於此矧其爲宗室懿親哉然後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晉書所載信不誣也卒讀而不禁肅然起敬也

竹洲詩鈔題辭

余於唐人詩中偶熟李義山集少年時尋行數墨乃至竟卷不廢一字年來囂塵全集遺亾畧盡矣義山登李肱榜進士未列朝籍竟以幕官終其身其詩艷逸激楚於三十六體中獨號沈雄大要得諸客依者居多竊謂唐以詩取士三百年來秉衡握軸類皆能賦之才顧篇什流傳自燕許而外僅權載之集至今尙存餘則闕如也其職清要者又不在此論蓋非必窮而後工時多餘暇業有專精誠以靜者多妙故也竹洲先生爲淞東翹秀清才卓犖邁越等倫奔走名場十餘年訖無所就迺棄而讀申韓之書庾景行依人作客淥水紅蕖不廢嘯詠甚自得也癸丑暮秋余

代篆夔陵晤先生於仲寶幕中見壁間所題二詩賞其精
純盡索其古今體如千首讀之聲調穩稱格律整齊蓋窮
討三唐而以高廷禮之品彙爲辦香云不懈而及於古其
可傳矣雖樊南甲乙何多讓焉然則今是昨非難爲逐逐
者道也余曩在陳觀察署中擬作十七史箋論僅得四卷
五卷至班史景十三王傳遂橐筆北上需次銓曹嗣後作
吏楚北泊今幾十年矣數冊置敝篋中不復啟視想終飽
蠹腹已讀竹洲詩不禁爲之三嘆也

讀南漳胡節婦詩題辭

奠雁而御輪白首而同歸此事之常亦理之常也黃鵠早
寡梁燕孤棲此事之變而理不因之變也心澄古井節凜
秋霜此則事際其變理貞其常也有因變而變其常者則
常者異矣非常者有異特異於變其常者耳顧理之常者
難悉必事之變而始傳傳者事之變而所以傳者理之常
也孝標曰雪霜零而不渝其色風雨急而不輟其音蓋言
君子遭變不失其常也胡母有焉而不獨爲胡母言也余
每持此論無所附而傳書胡母節孝詩後胡母之節孝詩
傳吾之論亦藉以傳

王媪助錢守城榜辭

乾隆甲辰夏四月回匪田五始謀逆於平涼之鹽茶廳已而就殲其黨羽張文慶等復起於靖遠五月九日焚掠通渭之馬營鎮十一日攻陷通渭城通渭距秦安縣治百三十里予以五月八日歸自館所卽糾合諸紳士謁邑侯謀守城而總其事者爲少尹馮公秦安小邑城中居民舊不滿四百戶其貧無職事者且十之七環城居者大都藏匿山谷閒登城四望盡日不見炊煙而富商大賈率卷貲以去當是時縣侯發官銀給城夫而城夫以日用鹽米凌雜白金難用須給錢司事者手裹蹄如雪叩門請易日或不

緡以來助越數日復饋羊酒以勞司事者夫乘舟涉河襍被篋筥非不自惜至風激浪湧未有不屏棄一切丐人揀援者何哉身命誠重於財也當此事而助城夫以錢要亦人情不足異守城支用日可五十萬錢二十緡尙不足半日之費此寧足多所詫歎者邑雖小猶之邑也民雖寡城治內外夙且二千戶生業雖貧乏平居亦有身障竹篋手較牙籌者矣至是役而王媪獨以助錢聞則王媪誠足多矣七月上旬賊衆悉滅罷守備邑人謀表其事余曰是烏可以不表然媪此舉吾儕抱媿甚矣傷哉貧也吮毫濡墨不禁爲之汗顏也

南漳縣胡節婦傳

南漳有曹掾胡正開嫻於文墨人亦修潔自愛予雅重之往予在襄陽客遺漳邑胡母節孝詩一卷問正開此屬何人愀然曰祖母也已而曰開之祖母吳氏生十有七年而歸於祖三年而生開父開之父始生而祖棄世又十年而會王父母相繼歿又四十二年而祖母卒祖母以煢煢孀婦孝養尊章者凡十年鞠育遺孤者二十餘年飲冰茹蘗捋荼蓄租以綢繆戶牖者共五十二年祖母不欲以節著故當時未及請

旌其事蹟具載邑乘今祖母卒幾二十年矣雖薦紳鉅公歌咏其事而開昆弟庸碌不能力圖顯揚愧恨曷極言已

則涕零交頤悲不自勝予考南漳縣志節婦邑人吳洪猷之女小字淑貞適儒童胡嗣英爲室年十九生子仕良甫九十五日嗣英病亾欲以身徇節婦之翁曰曰智姑曰徐氏諭止之曰我兩人衰病更無他子可倚且此呱呱者何賴以生汝死則吾宗絕矣節婦乃抑情損哀以養親撫孤爲己任食貧守貞事翁姑以孝稱後翁姑逝祭葬莫不如禮教子甚嚴紡績以供紙筆於乾隆五十一年無疾而終年七十有二志所載與正開所述大畧相同漳人曰不惟是節婦幼聰慧父兄授以女訓諸書輒解大義其卒也名仕良至前兩孫在側笑謂曰吾今迺得從汝父於地下矣仕良方驚愕已端坐而逝嗣英故貧士家無餘資嗣英歿

後中更大事業益落節婦所居僅草屋數間不戒於火焚且盡戚鄰爲之悲惋節婦處之怡然曰此殆天以之試吾操也勵志益堅仕良初從學以貧故改爲賈節婦以針黹所獲資其居積早夜督察不少寬假曰汝能修身慎行不辱先人勿令人羞稱汝名羞言汝行卽爲克家之子吾不求名正不在爲學與爲賈也今仕良且老矣其兩孫正開正模頗能自立廬舍渠渠依然舊家此皆節婦之力也蓋鄉里之詡揚又如此嗚呼此可傳矣夫婦德固從一而終徇節之不如守貞前人已論及之顧守貞亦視其所處何如耳粟帛充盈不憂困乏娣姒和睦可共晨昏凡有志者皆能自勉甚且有利其田宅未婚而來守貞者乃至婦姑

著錄文集 卷一
勃谿詬誅時聞正不知居何等也節婦孑然一身不辭勞
瘁不畏饑寒抑且不求表揚卒能忍以成事令死者作而
不媿豈易及哉易曰無成有終其節婦之謂與宜士大夫
之樂爲讚述也惜志書所載太畧未盡其概予故采輯所
聞別爲之傳云

張柏亭先生傳

柏亭先生者秦安人姓張氏諱必昇字騰若柏亭其號也
先生生而嗜柏又所置皆茂遂故以之自號焉張氏爲秦
安望族有明嘉靖間司理保寧諱惠者先生之八世祖也
先生既累代簪纓而性復靈警自束髮授書卽能解悟頭
角崢嶸人共目之爲國器云先生善持論喜讀書嘗以爲
士不稽古無由致用蓋自周秦以來朝野制度禮儀無不
悉究其源委而一準之以

國朝之典禮酌風俗而通用之故秦人之言禮制者皆取
正於先生焉乾隆元年
詔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暫給六品頂帶以備召用

詔下之日邑之人士僉相聚而謀曰鄉里之中篤於孝弟
睦於戚友有如先生者乎方巖自持操行不苟人不敢以
非禮干有如先生者乎曲成後學才藝擅美復有如先生
者乎僉以爲莫先生若也稱斯選者非先生其誰與歸先
生既有志於用世而復膺茲舉懇懇焉方以天下之務爲
已任而遲之又久冠裳徒錫卒不見用惜哉先生始弱冠
補博士弟子員邑之從學者日益衆先生隨材教育多所
成就靜菴胡鈇超西吳塏皆及門雋才也乾隆戊辰秦州
守張公諱儒者山東人與先生同舉孝廉方正先生之行
藝其所素悉乃延爲書院山長州人之遵其教者咸爲端
士焉先生生於康熙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

三十五年九月初六日年八十一子三長輝譜丁卯孝廉
次承譜庠生次紹譜歲貢生孫慶綰辛卯舉於鄉傳所謂
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者先生有焉鄉人云先生之寢疾也
家人夢有鶴筆而負劍者降自月中止堂庀間若延先生
者而先生果卒承譜以夢語諸姊姊曰翁之生也夢與此
同徵審若是則先生殆非常人也其用不用抑已末矣何
足論哉

碩亭氏曰先生余族舅也與家君交厚每來塾中必命酒
劇談其風旨議論蓋嘗親見之矣嗣余從靜菴先生遊清
話之餘往往道先生之爲人以故撫其行實作爲小傳意
不欲使山林窮阨之士漸滅無傳以勵天下之自好者

西蜀吳逢春靄亭書刊



